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五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之一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

公名公著字晦叔文靖公之子以恩補
奉禮郎中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皇祐
初判吏部南曹同判太常寺召試知制
誥亦辭不就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治
平元年出知蔡州神宗即位召爲翰
林學士兼侍講知通進銀臺司熙寧元
年知開封府數月還翰林二年拜御史
中丞罷知潁州五年召還經筵辭疾差

提舉嵩山崇福宮十年起知河陽召還
提舉中太一宮元豐元年除翰林學士
丞旨改端明殿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
改同知樞密院五年出知定州徙揚州
哲宗即位召兼侍講提舉中太一宮拜
尚書左丞遷門下侍郎拜尚書右僕射
元祐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四年
薨年七十二詔贈太師申國公御書墓
碑之首曰純誠厚德之碑紹聖中追貶
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戶叅

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崇寧元年降授左光祿大夫書名黨籍紹興初乃追復贈謚云

公在穎逾年而歐陽公脩爲守初脩以公爲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敞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穎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脩入爲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因數爲朝廷在位者稱公清靜寡欲有古君子之風及

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

公及王荊公安石對

家傳

歐陽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正獻

公及張唐公王荊公韓持國欲以激勵風

俗又薦王荊公與正獻公作諫官

家塾記

公既中第詔叙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

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

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

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

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仁宗臨朝

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

被褒語

家傳

公爲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遽明出廳決
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毋拘
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
爲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單陋邦也公
以愷悌爲政不嚴而肅轉運司輦乳香數
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
竟不爲強配

家傳

仁宗在位久天下無事一時英俊多聚於文

館日食祕閣下者常數十人是時風俗淳厚士大夫不喜道長短爲風波朝夕講論文義賡唱詩什或設棊酒以相娛同舍有出任外官者即相率就僧舍爲盛會以餞之然際接必以禮平居非着帽垂紳不出廬舍公性安重寡言析理精微尤爲時流所敬間有笑譁踰度者公每以正色裁之皆信服不以爲恨老儒掌禹錫被服不潔清言動樸野多爲人所玩公獨未嘗以一語戲之禹錫至感泣衆亦以此益稱公之

盛德

家傳

貴妃張氏薨追冊賜諡以后禮葬公當攝事
引輜聞有命即歸家稱疾中使挾太醫察
視公堅卧不起竟獲免

家傳

差判登聞鼓院公自單州歸益研精講學無
進趨之意嘗與王介甫相對而歎曰今天
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知不可復行以故
求閑局將以遂其志

家傳

公既侍經筵時 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
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

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 上反復深陳
之 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
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
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
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而慮危
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廢之分早
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
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侍讀劉原父
常退謂記言官曰當載之史冊以垂後世

先是上清宮火壽星殿獨存因以爲壽星觀
至此十有九年詔建神御殿於觀中將自
禁中迎真宗繪像奉安公言都城中

真宗已有三神御而營建不已非祀無豐

暱之義不報

呂汲公撰
神道碑

英宗不豫久中外疑駭或謂朝廷將行永正
故事公一日因稟山陵事獨至中書見韓
魏公於後閣因密白曰主上方富於春
秋非素有疾徐當自平審如外人之言恐
君臣父子之間人情便不能安唯公靜以

鎮之則天下幸甚魏公頷曰正與琦意合

未幾

上疾有瘳

家傳

詔與司馬光同定學制而光前已獻議公即獨疏其事大略欲請錫慶院爲太學增置講堂立管句太學官一員專治規矩博士八員分經教授管句官及博士專委祭酒司業舉任專以學術行誼無拘資考始入學者爲外舍滿歲較其經行升于內舍又滿歲長貳學官較內舍之尤異者三五人薦於朝廷覆試而授以官具爲科條上之

不果行

家傳

英宗初親政公言

陛下以宗藩選繼大統

奉母后當極子道雖居深宮之中不以造次廢禮則中外瞻仰天下幸甚上嘉納

之

神道碑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時

上躬猶未

全安多不喜進藥會講論語至子之所

名御

齋戰疾公因言有天下者爲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須致誠盡恭不

可不

名御

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則於

興師動衆不可不

名御

至於人之疾病常在

乎飲食起居之間衆人之所忽聖人之所

名御

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

色近醫藥爲宗社自愛不可不

名御

上欽

納其言又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

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

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

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

之皇自恭德是也

上知公意深切每改

容鞠躬如在車之式

家傳

公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爲當世之冠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

覺已語煩

神道碑

自仁宗末率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開至冬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經筵至重陽罷公上奏曰臣竊以國家置儒術之官設勸講之制蓋將以開廣聰明究古今理亂之要而求正身治天下國

家之術非徒以爲縉紳之美談朝廷之虛
文也今 陛下始初清明勵精圖治固宜
親近儒雅漸以歲月猶恐未盡今若自五
日開講至重陽祇是四日朝著聞之頗已
疑惑若傳之四方則爲損不細臣願 陛
下日御邇英以循 先帝故事則天下幸
甚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公以尚書備
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論
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

家傳

公爲祭酒也太學爲教化之原故究心經

理之舊制薦舉學官博士皆嚴其資格限以年齒公數爲論列冀稍寬其科條前後所薦學官如王回吳孜姜潛張載皆一世大儒王存顧臨爲元祐名臣常秩吳申黃履朱臨盛僑亦顯於世處士程頤隱居不仕公命衆博士即其家敦請以爲太學正頤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後王陶用孟醇爲學正亦遣博士致請於是諸生始知有聘

士禮

家傳

南郊太僕卿升輅授綬 國朝陪乘皆差翰

林學士無雜學士者至公始以直學士升輅英宗自太廟赴南郊中途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公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因言仁宗郊祀徹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立壇下須禮成詔祝冊官至御名母興上皆遵用

焉

家傳

執政建議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曰真宗以太祖爲皇伯考豈可加於濮王耶及詔下稱親公言於仁宗有兩